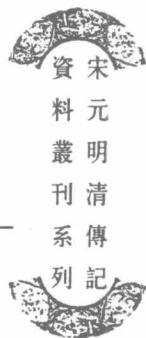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0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王禹偁 撰

東都事略·列傳

卷五〇——一〇五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淮南書局刻本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七

列傳五十

張若博字實天汾州介人也少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翼城
榆次中縣改爲常博士通判兗州入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
史西鄙用兵若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枝蔓
久不即誅彥博上疏曰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
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濟之
乎對敵而有進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伍
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
墮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孰肯奮邪穰苴之戮
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隊長非深入也

止於習戰而非笑耳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之哉仁宗然之明年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爲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險固始彥博父洎爲轉運使以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万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北爲河外直道自折德展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復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元昊復寇邊以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邊二年有威名虜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彥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爲立訓練之

法又以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十餘騎悉易以步軍慶曆七年以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召還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張巒卜言謀反改年号置官屬河北諸路遣兵傳城下命明鎬爲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乃命爲宣撫使以鎬傳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謀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輜重鎬先遣殿侍袁安設伏敗之軍士有請爲穴地以入貝州官軍即城南爲穴因自攻其北以牽制之彥博募死士二百銜枚由穴進旣出登城殺守陴者則縱火牛軍稍却有以槍中牛鼻者牛還攻之遂大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譟求者庶幾知耻乃薦王安石韓

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汰爲民者六萬減
庫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爲久衣食於官不願爲農且習
弓刃一旦散之閭閻必爲盜賊仁宗亦疑之以問彥博對曰
公私困竭正坐穴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初除吏部侍郎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大饗明堂命彥博等修纂儀注起自
降詔訖于禮成繫曰爲書爲大饗明堂記書成仁宗爲制
序進禮部尚書三年御史唐介言彥博以閒金奇錦因小臣遺
宮掖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爲謀身之計仁宗怒召二府以
疏示之介面論不已詔送臺劾介旣下彥博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仁宗不許介遂貶英州別駕而彥博
亦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徙青州又徙秦州
尋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爲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仁
宗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而天下謂之文富
明年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
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吐之曰
上暴疾繫國安危惟尔曹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白顧直省官引至中書取
軍令狀志聰等大懼及夕詣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
相我不任受其軍令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
祈禱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彥
博曰豈論故事時邪富弼亦切責之志聰等不敢違知開封府
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
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列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

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良可保彥博曰此卒有怨誣之尔宜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乃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 仁宗疾已沆譖彥博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聞 仁宗意乃已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時以彥博爲厚德嘉祐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河北轉運使李參議河事不協訟參遣人私屬彥博爲御史所彈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 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乞終喪許之初 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 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

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 詔入覲 英宗曰朕之立相公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 陛下入繼大統乃 先帝聖意與 皇太后叶贊之力人臣何力之有兼 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 聖志受 顧命臣無與焉 英宗曰備聞始議相公於朕有恩彥博避遜不敢當 英宗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 詔曰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 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亂朝著固辭乃從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

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
王安石以復圭爲是信等伏誅人皆冤之明年慶州軍亂

神宗召二府對資政殿深以用兵爲憂彥博曰朝廷施爲務
合人心以靖重爲先凡事當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
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祖宗法之過也安石
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万事墮積如西晉風茲益亂也
安石知爲已發故力排之六年除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
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宦者黃懷信更
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
監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言疏道水勢悉歸故道退出
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事下大名彥博曰河水汗漫非杷
可濬雖其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

嘗用杷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奏至神宗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意安石罷彥博必相故傳會其說於是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不公有詔雜治子淵及本等皆重坐而彥博勿問七年北虜遣蕭禧議地界神宗遣中使賜彥博詔問所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彥博奏以爲不可予語在遼國事中九年除太保力辭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皇帝爲嗣仁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神宗以問彥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寔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議論推輪於至和時發端爲難仁祖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尔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揜也卿

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奏其事曰至和三年 仁宗不
豫兩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及 聖體康復顧
念前此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方
今 朝廷根本不可不蚤定以定人心時亦不暇與密院同謀
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 朝廷事因謂之曰必
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於宮中者邪於是臣等
具奏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爲諸嗣未立仍引
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旣
叨輔相之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 仁宗
淵默寡言乃欣然嘉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也朕更熟思
之臣等旣退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許歸第乃密
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臣等旣登對復申前請 仁宗曰朕意

已定矣卿等可無憂臣等既得此旨決謂無疑矣是年因樞府
闕官議於上前乞召韓琦爲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重
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尋卒
臣所記當日之事大槩如此於是手詔中書曰文彥博薈德
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乃知
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褒顯之又
詔曰朕恭聞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政大
臣文彥博劉沆富弼王堯臣實左右贊順以成聖志及
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續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彥博等
勲績莫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攷驗不誣其謙厚忠實可謂至
矣其議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神祖知人之明文考報功
之意焉遂加彥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彥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

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
世榮之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
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
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元祐
初司馬光拜相起彥博爲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邊事河防及朝廷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期
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
思之側則長老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
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
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
不敢言去蓋後留四年彥博請去不已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紹聖初言者觀望時政謂彥博朋附司馬

光詆毀 成烈降太子少保薨年九十二崇寧中與元祐黨後
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
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貴而平居接
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
陽而彥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及當時老成而有賢德者十
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
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爲文序其事王拱辰守北
都以書來諗曰拱辰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後顧以官守不
得執卮酒在坐席願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時所嘉羨如此
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及甫字周翰初爲大理評事遷直史館與邢恕同爲館職頗相
善也遷吏部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同州父太師彥博起爲平

章軍國重事除及甫右司員外郎以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初韓琦子忠彥與琦之門人劉摯王巖叟賈易等常不平彥博不言功事以謂掩琦之勲及章惇撰御賜彥博詩序具述上語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忠彥益不平彥博入爲重事易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彥博教爲之乞改史宣仁后曰此事吾詳知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王參政也在嘉祐末乞立英宗爲皇嗣仁宗升遐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即不相掩不必改史其後彥博致仕及甫以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爲太僕卿除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紹聖中蔡確之子渭奏及甫嘗與邢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詔以蔡京安惇即同文館究問語在章惇傳於是梁燾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廷皆坐重